

教育部社科研究基金“十五”规划项目资助

胡曙中 著

英语语篇语言学研究

STUDIES IN ENGLISH TEXTLINGUISTICS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社科研究基金“十五”规划项目资助

英语语篇语言学研究

Studies in English Textlinguistics

胡曙中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语篇语言学研究 / 胡曙中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语言学系列丛书)

ISBN 7-81095-849-6

I. 英… II. 胡… III. 英语-语言学-研究

IV. H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5866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李健儿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字数 356千字

版 次: 2005年12月第1版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 500 册

书 号: ISBN 7-81095-849-6 / H · 332

定 价: 19.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前言

本书系教育部社科研究基金“十五”规划资助项目的终结成果,项目申报时的名称是“创建英语篇章学的探索性研究”。

先对本书题目中为什么要用“语篇语言学”,而不用“话语分析”、“篇章语言学”或其他做一下交代。

“Discourse analysis”和“text linguistics”都是舶来品,对这些术语的理解和翻译,我国学者历来不尽统一。黄国文(2001:4)认为“‘语篇’的英语术语是 discourse”,王福祥(1996:416)和胡壮麟(1994:3)也将 discourse analysis 译为“语篇分析”,而更多的人却将这两个术语翻译为“话语”和“话语分析”(管燕红,2000;朱永生、严世清,2001;罗选民,2000)。Text linguistics 有人译为“篇章语言学”(胡壮麟,1994:2—3;管燕红,2000;刘辰诞,1999),也有人译为“语篇语言学”或“话语语言学”(陈慰,1998:259),更有人发现“篇章语言学”同时“又被称作篇章分析、话语分析或话语语言学”(钱敏汝,2001:9—10)。

其实,西方学者自己对“discourse”和“text”的理解和使用也一直很不统一。

在 McArthur (1992) 主编的《牛津英语语言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对 discourse analysis 的定义是:“在语言学符号学领域内,[它]指的是对连贯的口头语和书面语及其所使用语境之间关系的分析。话语研究者的对象是书面语、对话、约

定俗成的讲话形式、广义上的交际事件和电子文本处理的不同方面。”

在同一本词典中, McArthur 在 *text linguistics* 条目下说: “Discourse analysis 的一个重要发展是 *text linguistics* 的研究成果, 主要是对书面语的研究。”

不难看出, McArthur 把 *text linguistics* 看成是 *discourse analysis* 的一个属概念, 认为前者“主要指对书面语的研究”, 而后者同时涵盖书面语和口语。

然而, *text linguists* 并不这样认为, 比如为学术界所公认的 R. Alain de Beaugrande 在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一书开篇所列举的五个 English texts 中就有一个两人之间的对话。

所以, 用口语和书面语的分野来界定 *discourse* (话语) 和 *text* (篇章) 的区别似乎是没有多少道理的。黄国文 (2001: 4) 的说法似乎更合理一些: “一般说来, 英美国家的学者喜欢用 *discourse*, 而欧洲大陆的学者则喜欢用 *text* 和 *text linguistics*。”当然, 这也只是“一般说来”而已。在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学派中, *text* 和 *discourse* 也同时出现, 只是“*text* 使用的频率要比 *discourse* 高得多” (黄国文, 2001: 5)。美国语言学家 Harris 在 1952 年发表的 *Discourse Analysis* 一文中首次使用 *discourse analysis* 这一术语, 但就在这篇文章中, Harris 也时而使用 *discourse*, 时而使用 *text* (廖秋忠, 1994: 1)。美国人卫真道 (Jonathan J. Webster) 有一本书名叫 *Text Linguistics*, 但行文中随处可见 *discourse analysis*, 显然他没有对这两个概念作区分。William C. Mann, Christian M. I. M. Matthiessen 和 Sandra A. Thompson 有一篇文章名为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and Text Analysis*, 其第一部分的标题便为 “Aims of Discourse Analysis”。所以, 与其以地理位置去看学者们对 *text* 和 *discourse* 的使用, 还不如说西方语言学家对两个术语的使用带有个人倾向性。

诚如上文所言, 很多西方学者笔下的 *text* 和 *discourse* 也没有严格界定, 甚至同一作者也不加界定地混用这两个概念, 他们认为“*text* 和 *discourse* 所表达的概念并无大的区别”。那么, 有时是 *text*, 有时难免就成了 *discourse*。

Teun van Dijk (1979) 认为, *text linguistics* 刚问世时其研究范围较小, 但是不久就发展成为一门把 *discourse analysis* 的研究对象也都

包括了进去的学科。他(1988: 21)还认为, text grammar、text linguistics 的其他研究方向,或者任何对 text 的研究方法,近年来已与 discourse analysis 的其他分科合并了起来。在发展过程中, text linguistics 和 discourse analysis 曾对不同的话语种类和现象有过不同的影响,但是它们至少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要目标:对口头或书面话语的各种不同结构进行理论阐述。

鉴于以上的研究态势,似乎可以认为,发展至此似乎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将 text linguistics 和 discourse analysis 截然分割开来。从实质上来分析,它们都是语言研究,只是不同学者使用不同术语而已。因此,我们就用“语篇语言学”统指 text linguistics 和 discourse analysis。

既然本研究包括了 text linguistics 和 discourse analysis 的主要内容,所以应该是对英语语篇的一种较为深度的探索,其目的就是想为建立英语语篇语言学提供一些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这一研究项目从构思、设计、论证,到专著的形成都是由本人所作,其中的第2、3、10章的内容已在本人的《英汉修辞比较研究》(1993)和《现代英语修辞学》(2004)中出现过,现经过部分修订之后收入本书,因为这些章节的内容将给英语语篇语言学研究增添不可缺少的修辞学视角。

必须指出,如此一个项目的完成是一个研究团队知识成果的结晶,我的许多博士研究生(他们有的现已完成学业,并开始在国内崭露头角),在完成我为他们开设的“语篇学研究”博士课程学期论文时为本书贡献了不少精辟之言,他们的智慧无疑为本书增添了许许多多的闪光点。在此特别要感谢的是鞠玉梅教授(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关于“英语语篇信息结构”的研究,姜亚军教授(上海东华大学)关于“英语语篇类型”的研究,刘金明副教授(湖南科技大学)关于“语篇性”的研究,赵东林副教授(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关于“语篇语义学”的研究,高健(南京东南大学)关于“元话语”的研究,张滢(中国矿业大学)关于“主位结构”的研究,吴学颖(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关于“英语新闻语篇”的研究。

胡曙中
上海外国语大学

目 录

前言	i
----------	---

0 概念的界定	1
---------------	---

0.1 关于“语言”与“言语”	1
-----------------------	---

0.2 关于“句子(Sentence)”与“语篇(Text)”	3
---------------------------------------	---

0.3 关于“语篇(Text)”	4
------------------------	---

0.4 语篇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	6
-----------------------------------	---

1 语篇性的标准	10
----------------	----

1.1 衔接	10
--------------	----

1.2 连贯	11
--------------	----

1.3 目的性	13
---------------	----

1.4 可接受性	14
----------------	----

1.5 信息性	15
---------------	----

1.6 情景性	16
---------------	----

1.7 篇际性	16
---------------	----

1.8 语篇性 7 个标准之间的关系分析	18
----------------------------	----

1.9 语篇性分析	19
-----------------	----

2 英语语篇的语用研究	26
2.1 目的	26
2.1.1 目的、内容、结构和语体	27
2.1.2 目的与读者分析	29
2.1.3 目的、读者、体裁	29
2.2 内容	30
2.3 语篇的统一性	32
2.4 语篇的连贯性	36
2.4.1 粘连性与连贯性	38
2.4.2 连贯的语篇	39
2.5 语篇的强调性	43
2.5.1 用直截了当的断语来强调	43
2.5.2 用位置表示强调	44
2.5.3 用比例表示强调	44
2.5.4 其他强调法	44
2.6 影响语篇交际活动的要素	45
2.6.1 信息与使用场合	45
2.6.2 信息与受话者	47
2.6.3 语气	48
3 英语语篇的形式研究	57
3.1 概述	57
3.2 说明语篇	61
3.2.1 问题和焦点	63
3.2.2 说明的方法	66
3.3 劝说语篇	88
3.3.1 “同一”	88
3.3.2 劝说与感情	91
3.3.3 推理求事实与推理求赞同	94
3.3.4 劝说与伦理	97

3.4 论辩语篇	98
3.4.1 论辩、说明与逻辑	99
3.4.2 论辩与共同基础	99
3.4.3 论点	101
3.4.4 论点的分析	106
3.4.5 推理	112
3.5 描写语篇	113
3.5.1 描写:科学家和艺术家	115
3.5.2 联想性描写与感官	116
3.5.3 描写与其他的语篇种类	118
3.5.4 选择	121
3.5.5 结构和模式:视点	125
3.6 叙述语篇	129
3.6.1 目的	131
3.6.2 动作与顺序	135
3.6.3 逻辑和因果性	137
3.6.4 叙述的意义	144
3.6.5 兴趣如何决定动作	150
3.6.6 视点	151
4 英语语篇的组织模式研究	155
4.1 问题—解决模式(Problem-Solution Pattern)	156
4.2 一般—特殊模式(General-Particular Pattern)	159
4.3 主张—反应模式(Claim-Response Pattern)	161
4.4 机会—获取模式(Opportunity-Taking Pattern)	163
4.5 提问—回答模式(Question-Answer Pattern)	165
5 英语语篇的类型研究	167
5.1 语篇分类的重要性	168
5.2 英语语篇的类型研究	169

5.3 语篇类型研究现状	173
5.3.1 语篇语法标准	174
5.3.2 交际模式为标准	175
5.4 语篇研究的新趋势	177
5.5 语篇类型研究的应用	180
5.5.1 语料库领域	180
5.5.2 翻译研究	181
5.5.3 语言教学领域	182
6 英语语篇的语义研究	185
6.1 语言的意义与歧义	185
6.2 语篇与语义学	186
6.3 语篇的语义分析	187
6.3.1 语篇分析的维度	187
6.3.2 语篇的意义	190
6.3.3 语篇语义分析的应用	193
7 英语语篇的元话语研究	198
7.1 概述	198
7.2 元话语	200
7.2.1 元话语的概念	200
7.2.2 元话语的分类与功能	201
7.3 功能语法的人际意义系统	207
7.3.1 语气	207
7.3.2 情态	207
7.3.3 情态隐喻	210
7.4 人际意义衔接	211
7.4.1 人际意义衔接的概念	211
7.5 元话语和人际意义衔接——语料分析	216
7.5.1 语料 1: 公开发表的语言学研究论文片断	216

7.5.2 语料 2: 书评	226
7.5.3 语料 3: 公共演讲	233
7.5.4 语料 4: 求职信	236
8 英语语篇的主述结构研究	242
8.1 以人际意义的建构为主导的劝说性语篇	243
8.2 语篇中主位的“使能”性	245
8.3 主位——人际意义韵律表现的信息生长点	246
8.3.1 宏观提议(Macro-proposal)——人际语篇的建构	247
8.3.2 互动和磋商——前景化(Foregrounding)人际信息	253
8.4 “宏观提议”劝说性话语中人际意义信息生长构建	260
9 英语语篇的信息结构研究	267
9.1 信息结构研究的功能语言学视角	269
9.1.1 信息单位	269
9.1.2 语调与信息结构	270
9.1.3 结构与信息结构	275
9.2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信息结构研究	284
9.2.1 预设与已知信息	284
9.2.2 “已知”信息	288
9.2.3 信息状态的分类	291
10 英语语篇的语体研究	295
10.1 日常交谈英语	296
10.2 公文英语	301
10.3 新闻英语	305
10.3.1 排版特点	308
10.3.2 英语标题的语法特点	311



10.3.3 导语的特点	312
10.3.4 正文的特点	314
10.4 广告英语	318
10.4.1 词汇特征	319
10.4.2 语法特征	323
10.5 科技英语	325
10.6 文学英语	330
10.6.1 词汇手段	330
10.6.2 修辞手段	332
10.6.3 变异	335
参考文献	344

0.1 关于“语言”与“言语”

20 世纪的传统语言学将语言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分别对其加以研究,并将语言与其使用的环境以及使用者割裂开来,研究孤立的语言。20 世纪前 50 年,传统语言学首先从话语中分离出音位系统,并提出在语言使用者实际发出和识别的声音的底层,存在一个由抽象的声音单位组成的理想化的系统,这些声音单位被称为“音位”——音位系统就是要对音位及其构成方式进行精确的描写;继而分离出的是形态系统,即描写最小的有意义的、抽象的形式单位——语素;再次是句法系统,即语素和词汇构成句子的方式。这种在 20 世纪上半叶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的核心原则,就是把语言视为一个整齐划一的、静态的抽象系统,不考虑由于个人或社会的情境及活动的不同所导致的语言变化。这种语言学思想自从问世以来,一直受到索绪尔理论的影响,认为语言学真正的、与众不同的目标是对语言系统的研究。

事实上,持这种观点的语言学家也一直在探究不在使用时的语言问题。他们其中就有人认为,不在使用时的语言已不再像真正的语言,因为这时的“语言”已失去了其作为人类社团组织成员所使用的交流方式这一普通意义。

世界著名的英国伯明翰大学的“英语语料库”(1994 年 7 月)就收录

以下例子,说明“语言”具有作为人类社团成员所使用的交流方式这一用法:

- (1) you should be pleased that the French language has been spared
- (2) he has no qualifications in 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 (3) it's old-fashioned, and it's in a foreign language. People are frightened of it
- (4) I was told afterward that my language was most entertaining
- (5) fatally damaged? I don't want to use language of that sort
- (6) there is a lot of bad language and gratuitously oafish behaviour
- (7) General Kryuchkov used the language of the Cold War when he accused the US
- (8) He violently opposes the new language law, which makes major concessions to ethnic minorities

例(1)中的“语言”指的是一个民族所说的“母语(法语)”;例(2)中的“语言”指的“英语”;例(3)暗含着“有可能会使人感到害怕”的“外国语”的意思;例(4)、(5)和(6)表示了“语言”的一些特别的用法;例(7)中的“语言”指的既是风格又是内容;例(8)指的是政府关于语言的法令。

在以上的例子中,“语言”这一概念都跟人们使用某一种语言进行交际有关,或者由于某些情况而使交际受阻,比如“没有资格”(例2),“是外国语”(例3),或者“为语言法令限制”(例8)。从严格的角度来说,所有这些“语言”的意义都不是索绪尔语言学认为的那种语言系统的意义。

也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索绪尔提出:言语是无法研究的,因为我们无法找出其系统,它只是一堆关于“附带事实”的“异质体”。乔姆斯基也提出类似的观点:被观察到的语言用法当然不能成为一门严肃语言学科的主题;大多数被观察到的真实言语是由不完整的和各种偏常的表达方式组成的。这些语言学家都认为,语言的具体本质是不能直接得到的,语言知识既不是作直接遵照之用,也不是可以通过任何未知的归纳步骤从语料中获取。

因此,语言的实际使用与索绪尔对于语言概念界定的不匹配发出

了一个信号:语言,作为一门严肃语言学科的主题,并不是人们在“真实言语中”听到的或看到的。语言理论主要与在完全同质的言语社团中理想的讲话者—听话者有关,他们对所使用着的语言有着完全的了解。乔姆斯基承认,这种“讲话者”或这种“言语社团”在真实世界中都是不存在的。因此,语言的真正本质往往只是由理论语言学者们去探索。

索绪尔曾经非常坦率地承认,其他学科往往是先定目标后有观点,而在语言学中,目标却是由观点来创造的。但他没有承认,在之后的现代语言学史中,多种多样的观点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目标”,“语言”这一概念也因此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模糊。语言学科内部分成不同的派别,每一种派别都对“语言”的概念有着自己的界定,不少时间都浪费在争论哪一种界定更好,而没有尽力从“真实言语”中寻找真实语言的例证来裁决。

0.2 关于“句子(Sentence)”与“语篇(Text)”

传统语言学对语言的描写停留在句子层面上,并试图将这种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描写运用于某一特定语言的全部特征,甚至所有的人类语言。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等语言学家都认为,“text”在语言学中根本没有一席之地。Halliday 对此的诠释是,索绪尔“对语言系统与其在言语中的体现之间关系的理解间接地表明,‘text’是没有必要存在的”。因此在 20 世纪中的许多时间内,语言学只对语言系统有兴趣,而对 text 置之不理。

尽管有一些语言学家确实在自己的理论中给予“text”一席之地,但却未能在自己的研究中保证它的地位。Hjelmslev 说,“语言学研究者得到的是至今还没有被分析过的 text,它仍旧是没有被分解过的完整体。”因此,“语言学理论应以 text 作为统计资料的起点,并试图表明如何通过分析对 text 作详尽的描述。”Hjelmslev 暗示要把“text”与索绪尔界定的“语言”放在同样一个抽象的理论范畴之内。他对“text”的理解是:它就像是一大块语言,等着被不断地分解成一小块一小块,直到

不再是一个未被分解过的完整体。Firth 断言,“text 是语言学家主要感兴趣的内容”,“在现代口头语言中,所有的 text 都被认为具有言语的含意,并都与某种广义情景中的典型参与者有关。”

但不管怎样,只要“句子”的重要性超过“text”,“text”在语言学中的地位永远是可有可无的。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中,“句子”甚至成了现代语言学的中心,生成语法把“语言”定义为“无穷尽的句子组”。但是,由于单句的限制,最后给语言研究带来很多麻烦,即便在“句法”或“语法”这样小的范围内也是如此。因此,有些语言学家就超越“句子”进入“text”去进行语言研究。许多早期“text linguistics”的研究就是以“句子语言学”为其基础,这也就并不奇怪。利用隐含在句子中的不确定性特点,这些研究不必解决 text 是否可能是“真实言语”中的一个语言单位这一问题。

要把 text 归到为句子而设计的语言学内,最直接的策略是把 text 界定为一系列句子,这样, text 就可以照搬为句子而确立的那些特点,比如“合乎语法”、“符合规范”、“受规则支配”等。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便就这一问题产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这些特点是否已足够能用来解释 text,或者是否还会找到只属于 text 的特点。当然, text linguists 认为是会找到只属于 text 的新特点的,他们把 text 看成是基本的语言单位,而把句子看作为 text 内的一个可能存在的部分。

0.3 关于“语篇(Text)”

Text linguistics 的研究对象是 text,那么,什么是 text 呢?语言学家们感到很难用定义明确下来,对这个问题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未能达成共识。

Halliday 和 Hasan 认为,“text”一词在语言学里指任何口头或书面的、长短不限的、构成一个统一整体的段落(passage)。Text 是使用中的语言单位,不是像小句或句子一样的语法单位,不能用长度来确定它。Text 可以是一个词、一个句子,也可以是一部长篇巨著,是不受句

子语法约束的、在一定语境下表达完整语义的自然语言。Text 不是由句子组成的,而是由句子来体现的,也就是说 text 与句子的关系是体现关系,句子是用于体现 text 的。他们指出:“一个 text 最好是看作一个语义单位,即不是形式单位,而是意义单位。”

Quirk 等人认为:“text 是在实际运用中具有恰当连贯性的一段语言。这就是说,该 text 在语义上和语用上与现实世界中的实际语境‘相一致’,而且它在内部或语言上也具有连贯性。”

Hoey 给 text 的定义是:“text 可清晰地表示一个或多个作者和一个或多个读者之间相当独立的、有目的的互动,其中作者控制着互动并生产大部分或所有的语言。”

Brown 和 Yule 则认为“text 是交际行为的文字记录”。他们将语篇按生产方式分为书面语篇(written text)和口头语篇(spoken text)。书面语篇在其生产过程中写作者(writer)无法利用副语言提示(paralinguistic cues),无法得到及时的反馈;而口头语篇则被看作是录音带、录像带记录保存下来的一个交际行为,除 text 本身外,被保存下来的还可能包括与 text 无关(extraneous)的咳嗽声、椅子的嘎吱声、汽车的驶过声、点烟的擦火柴声等。这些不会构成 text 的任何部分,但可以形成相关语境的一部分。

1981 年,Beaugrande 和 Dressler 合著出版了第一本英文版的 text linguistics 专著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在该书中,他们对 text 的研究有着自己明显的特点,似乎是更侧重从人类的交际(communication)视角来描写和阐释 text 的构成。他们在语言学、文体学、心理学、社会学、认知科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基础上对 text 下了比较严谨的定义,即把 text 定义为“满足语篇性(textuality)七个标准的交际性产物(communicative occurrence)”。他们同时认为,如果这七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被认为没有得到满足,该 text 就不具备交际性;不具备交际性的 text 则视为“非语篇(non-text)”。这七个标准是:衔接(cohesion)、连贯(coherence)、目的性(intentiona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信息性(informativity)、情景性(situationality)和篇际性(intertextuality)。

综上所述,语篇(text)是言语作品,是语言实际交际过程中的产物。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语篇都应该合乎语法、语义连贯,包括与外界在